

后的1814年，到孙星衍辞世的1818年前的几年中。

其实，前人的室名、书斋名，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是不足为怪的。例如吴郡（今苏州）士礼居主人黄丕烈先生，他的藏书室名见之于题跋者有二十余个，可见，前人按其历史环境的变迁更换室名斋名是比较随意的。在瞿氏家族里，他们有楼名如“铁琴铜剑楼”；斋名“恬裕斋”；堂名“敦裕堂”、“碧梧堂”；屋名“巢云书屋”，还有常熟城内房舍名“东城别业”等等，都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并用。此乃题外之话了。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疏体小议

冯浩菲

从事文史工作的人经常要查阅古书注解资料，同各种训诂体式打交道。遗憾的是，我国的训诂体式到底有多少，如何分类，各种体式都有哪些特点，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至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各种辞书也没有比较全面可靠的介绍。这种状况亟待改善。

疏体是最常见的训诂体式之一。以往学界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一种既解经又解注的训诂体式，似乎只有一种形式，而且出于南北朝，以前没有。这种看法有偏颇之处，不够妥当。我们认为疏体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为讲疏体；一为疏注体；一为条辨体。

讲疏体又称为讲义体、口义体，以疏解原文大意、阐发思想

内容为任务。疏解自行成说，承用前人旧解，也变成自己的话说出，不作考据，行文流畅，一贯而下，繁简则因时因人而异。此体盖由先秦传体（如《易大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支分流衍而来，两汉今文经学家的部分经说当是此体的前身，魏晋玄学家的部分经说当是此体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此之前不以“疏”字名书而已。南北朝时期，“讲疏”之名才正式出现，大量应用。很明显，此体的产生是中国训诂体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可能多少受过佛家义学的影响，但却不是象有些人所说那样，似乎是直接受后者影响而产生的。《隋书·经籍志》所载这方面的训诂著作很多。如梁武帝《周易讲疏》、《中庸讲疏》，皇侃《礼记讲疏》，徐孝克《孝经讲疏》等。但是这类书都佚散了。唐代史徵的《周易口诀义》似乎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此类著作中较早的一种，以疏解原文为目的。行文简洁，不广证博引。如对《泰》卦“小往大来，吉亨”一节疏解道：“泰，小往大来，吉亨者，泰是通泰之名，以天地交感，万物长育，故名泰也。阴气消，故曰小往；阳气长，故曰大来。以天地通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以此吉而亨通矣，故曰吉亨也。”宋代以下，此类训诂著作日多。如宋倪天隐述胡瑗《周易口义》，史浩《尚书讲义》、林岳《毛诗讲义》，清代库勒纳等奉敕所修《日讲书经解义》等，均属此类。

疏注体，才是一般所说的既释原文、又释注文的一种疏类训诂体式。此体以西汉经师的《易》说为前身。《易大传》是对《周易》的训解，凡解释《易大传》的训说均属于疏注体。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四谓西汉费直的《易》说为义疏之祖，其实不限于费直一家。因为西汉说《易》诸家一般都不能避开《易传》而不论。《汉书·艺文志》所载《易》类书中当不无这类著作，只不过书都不传，无法考知罢了。汉代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等人的《易》说在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保存不

少，他们对《十翼》所作的解释都属于此类。另外郑玄《毛诗笺》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晋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则纯属疏注体著作，仅仅没有标出疏体之名罢了。南北朝时期，“义疏”大兴，多属于此类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萧子政《周易义疏》，费彪《尚书义疏》，沈重《毛诗义疏》，皇侃《礼记义疏》、《论语义疏》等；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语义疏》一种，还是清代从日本倒流回来的。唐代以下，此体多以“正义”、“注疏”标称。如孔颖达等《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注疏》等。宋代又有人标称为“注疏解经”，即疏注并解经的意思，嫌只言“注疏”不包括解经，故补“解经”二字以足之。如邢昺《论语正义》每篇之前首标《论语注疏解经》，疏中以“正义曰”开头，可知“正义”即是“注疏解经”的总称，这类著作最常见，故不烦举例。

条辨体是一种条疏考辨的疏类训诂体式。虽然以“疏”字标称，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考辨体的一种。此体一般不载所解全文，依次寻究、分条考辨。如王夫之《周易稗疏》、《毛诗稗疏》之类。

总之，疏体不限于疏经解注一类，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重要的训诂体式，至少包括以上三类，每一类的特点及功用各有不同。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所